

散文

乡土旧人二舅爷

■向再春

乡下人家社会关系复杂，瓜扯蔓儿蔓扯瓜，牵牵连连。不论亲疏远近，七弯八拐，总能沾亲带故。

我一直叫他二舅爷。二舅爷姓周，生产队时期，他靠着自己能打一手算盘，在村里的代销店当销售员。个体经济活跃起来之后，供销社解体，他就自己开了个小卖部。

二舅爷面容清瘦，脸色苍黑。因为这个职业，他经常见到各色人等，阅人无数，所以他特别喜欢开玩笑，常常打趣别人。对于那些看不惯的人，他嘴上毫不留情，近乎刻薄。嬉笑怒骂中，往往道出惊人之语、诛心之论。他一笑起来就抖动着肩膀，上气不接下气，似乎开心极了。双目偏小却炯炯有神，他标志性的动作，是喜欢歪头盯着人看，看得人家直发毛。那眼神儿似乎能直击人心，明察秋毫。

有一回，一个乡里的干部骑着摩托车下乡。那人后面带着儿媳妇，从他的小商店门前路过，停下来休息。二舅爷走上前去，歪着头故意靠近人家的脸，看了半天，说道：“我看看扒灰头是什么样的，哦！原来是黧黑的脸上有几个惨白麻子！”旁边的一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小商店真的很小！孤零零地卧在路旁的空地上，连一道儿围墙也没有！只有三间土房子，一间是他的卧室，也兼做厨房和餐厅，另外两间就是店铺。卧室和店铺之间，有一个小门相通。曲尺形的柜台里，靠墙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品！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面包汽水。乡下人日用的东西，一应俱全。他的货物，差不多都是托班车司机从城镇里的小商品批发部捎回来的。店门口上边挂着一个招牌，写着“德兴永商店”几个大字！

小卖部门前，有一条沙石铺成的公路，从北边的黄土山上弯弯曲曲地下来，到他店门口拐了一个弯儿，过了一条小河上的水泥桥，翻过东边的山梁去了。这条路上每天有车辆路过，汽车、拖拉机、牛车、马车、毛驴车，也有骑驴骑马和步行人。大家最关心的是那辆每天经过的班车，因为有不少人聚集在这小卖部门前，都是来坐班车出门儿的，也有送站或接站的。大家说说笑笑，偶尔有人走进店里去，买烟买酒买糖果。所以这里既是店铺，又是车站。二舅爷正是看中了这样一个作为交通要道的黄金地段，虽然不在村里，却也常常顾客盈门，这足以看出他的精明。

我们住的小村庄，离他的小店不过二里路。附近村子的人，每次走出山村，都从他这里坐班车。冬天的早晨，天还不亮，就得来等车，晚了就来不及。因为班车并没有个准点儿，有

时早有时晚，全是司机说了算。二舅爷早早打开店门，招呼大家进到屋里，围着暖烘烘的火炉，暖和一下手脚。

那时候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两百人，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富余的劳动力已经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了农民工。农闲的时候，大家可以自由流动，所以不缺坐车的人。东南西北，方圆十几里之内，读书的，打工的，出门办事的，都要坐班车从这里出发。大家站在小店的门前，翘首以盼。

直到听见远处的山梁那边，传来了越来越响的马达声，有人喊道：“车来了！”人们就拎起大包小包，涌到路边，准备挤上车去！随着一路尘土飞扬，班车停下来，打开了车门。大家拼命往上挤，有的还从车窗爬进去！那时候没有超员这一说，乘务员喊着“往里走一走！再往里走！”实在挤不下了，才关闭车门。破旧的班车后面卷起一溜儿烟尘，哼哼唧唧地开始爬坡。拐过那三道弯，一会儿就不见了！没有挤上去的，只能悻悻而返，明天再来碰运气！

喧嚣的小站又恢复了平静，二舅爷也回到里屋去歇着了。偶尔打发着零星的顾客，和一些闲人说笑，或者和他们下几盘象棋。

二舅爷没事的时候，喜欢钻研相术。不知他从哪里弄了几本书，竟然无师自通起来。有人丢了牛马，找他一算，往往能知道去向。他常年在这里，同过往车辆的司机很熟。村里有人请他帮忙找车捎东西，也有人请他帮着搭车捎脚儿，只要他能帮上的，就会尽力而为。

二舅爷的哥哥，是个老光棍儿。年轻的时候给大队做饭，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离开故土，到外面去谋生，成了他乡游子。有一年冬天，他突然回来了，说是许久未归，回来看看亲

人。我在二舅爷的小商店里等车，正好见到了他。他那天也是告别故乡的，在这里等班车，踏上遥远的异乡路。说是在那边找了一个老伴儿，等着他回去过年。他盘腿儿坐在二舅爷的火炕上，刚进屋不久，还没暖和过来，瑟瑟地发抖。二舅爷给他做饭，给他拿这拿那的，地上的两个旧提包里，塞得鼓鼓囊囊满满当当。二舅爷还一个劲儿地问他还缺什么。两个老人，温情脉脉，依依惜别。因为这个年纪的人，远走他乡，回来一趟是不容易的，很可能是一去不返。

后来我去读书，毕业后在别处工作，为了生计，很少回去，也就多年没见到二舅爷。有一年我回去，听人说他早已不开店，回家种地去了。在一个收获的季节，赶着马车从地里往回拉麦子，那马突然受惊，狂奔不止。二舅爷被卷入车下，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谋生，他从一个农民，变身小商人。行走在土地上，也行走在江湖中。如今，那个小商店还在，只是经营它的人，已经换成了我的一个表叔。和过去比起来，店面经过改造，大为改观，窗明几净，焕然一新。经营的商品更加丰富，柜台上放着一个收款码，经常听到“微信收款，多少多少元”的声音，这是二舅爷没有用过的！

前两年，小店门前的那座小桥重建已经竣工，那条烟尘滚滚的沙石路，早就改成了水泥路，上坡的那一段已经改成柏油路了！只有山顶路边那棵挂满红布条的老榆树，那亘古不变的群山，还有那山坡上、小河边，一条条、一块块我们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依旧是当年的模样！

每次回去，驻足凝眸中，还依稀可见当年在那里生活和劳动的情景。有的历历在目，有的日渐模糊！



天鹅 摄影 赵国君

散文

有幸遇见（之三）

■史淑玲

深秋的贡格尔草原，是喧闹落幕后的沉寂。

九曲回肠的吉日河边，几十匹俊美的蒙古马，饮着清清的河水，不时打着响鼻，在夕阳的余晖下，与不远处洁白的毡房相辉映，画面定格，面对这样的场景，总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听到那浑厚、悠长的蒙古长调在草原上奏响。

这里，便是娜姐的营地了。四座洁白的蒙古包，一字排列开来，三辆被精心装扮的勒勒车，忙碌了一个夏天，现在终于可以歇下来，静静地停在毡房前，最是夺目的还是那绽放热烈的格桑花海了。一位梳着一条又黑、又粗、又长的大辮儿，身材丰满，面色红润且娇美的中年女子，站在花海里，入眼，竟是一幅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画卷，只是看到那长长的发辮儿，便早已识得，就是娜姐了。

其实，论年龄，我是比娜姐年长几岁的，只因娜姐的人生经历颇丰，于我心里，我会尊称一声娜姐的。

听到停车声，娜姐匆忙走过来，看到

是我和老伴儿两个人，急忙上前握着我的手，满是热情地说道：“玲姐，早就想着你俩过来玩，今天终于等到了你，走，去我新装修的蒙古包里坐一坐，那里，我新搜集了几样老物件。”

于是，随着娜姐，我们一同走进了不远处处的蒙古包。一进来，便被挂在墙壁上的几件蒙古族游牧时的老物件所吸引。

娜姐如数家珍般给我介绍起来，从手工制作，用途，及它所蕴藏的民族文化底蕴，言语间，是藏不住的欢喜。

仔细算来，跟娜姐接触的次数并不多，算上这次，也就是只有四次吧。一来，是路途有些远的缘故。二来，娜姐总有忙不完的事要做。即便这样，每一次的相谈甚欢，对娜姐的了解都会更多一些。

娜姐今年五十岁了。婚姻的不幸，令她很早以前便离了婚，至今单身一人，膝下亦无一儿半女。还是青春年少时，便从二十多平方米的小饭店开始干起，到后来在草原上盖起第一家四层楼的酒店。记得娜姐说起她一个女子，单枪匹马去赤峰

购买建筑材料时的艰难过往，那个时候，道路，交通，运输，都是很很不方便的，更何况那时草原上的路况更是一言难尽，遇到雨天，几乎寸步难行的。娜姐说，那段时间，她几乎打磨成了全能型建筑工人，楼房的一砖一瓦，钢筋水泥，装潢设计，没有她做不到的。当酒店开业的那一刻，草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这里慢慢升起。由于这里有了好的吃住环境，慢慢地，来草原的人便也多了起来。娜姐的酒店也成为草原上的一张名片，一道风景。在娜姐的带动下，周边的牧民们也开始建起了楼房，酒店。草原由此热闹开来。

时光辗转，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娜姐也从青春年少走进不惑之年。孑然一身的她，心里却装着这片慰以生计的草原。每次我们聊天时，她总是会说起以前父辈们的游牧时光，说的更多的是那些在游牧时光里闪闪发光的老物件。说那些老物件的做工手艺要失传了。到了下一代还会不会有人认识，会不会被人遗忘，

被人丢弃，而我知道，娜姐真正担忧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失传，每次聊天，娜姐总会问我，更像是在问自己，怎样才能把这些文化保管好，并传承下去。当我看到她寻来的那些老物件时，我读懂了娜姐的良苦用心。更是明了她现在的营地为什么叫民族文化研学基地了。

走出蒙古包，最惹眼的还是那片格桑花海，仿如远处的蓝天、白云都被它吸引。娜姐说，这花最适合草原了，皮实。夏天，草原上百花盛开时，只有它静默无言，待深秋来临，大有百花开后我花杀的感觉。直至花瓣儿、种子随雪落下，化作春泥，迎接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今生有幸，让我遇到如花儿般的你们，一朵朵小花儿，一个个鲜活且顽强的生命，正如你们一张张无畏风雨的笑脸，如此灿烂。

最是人间花色浓，有幸遇见分外惜，生如夏花之绚烂，无畏风雨慰平生。

诗歌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宝-乌力吉图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我的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伴随着从洁白的蒙古包里响彻的
马头琴的旋律
放声唱起我最喜欢唱的
克什克腾历史民歌
那是多么慷慨的时时刻刻呀！
此时我的胸怀会极度坦然极度兴奋
直接想要怀抱我可爱的山山水水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乡土
有时我想
如果我骑着我最爱骑的铁青马
任意穿越那广袤的山川水源
那是多么完美的幸福呀！
此时在我的视野里会展现
最完美的克什克腾山水美景
此时在我的心目中我的铁青马
如同雄鹰展翅遨游蓝天
无边无际的大草原
就像碧海绿洲
是的
生我的故乡是上帝的恩赐
养我的乡土是幸福的摇篮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千古以来
福气腾达富饶安康
自然环境优美
生态结构独特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人文和谐社会稳定
繁荣昌盛的风水宝地

我最可爱的克什克腾
千古以来
人气运气双双兴旺
智者志者结为依存的绝佳之地
天大的靠山海量的风水克什克腾啊
不论我在何方您是我的主心骨
不论何时不会离弃的圣地
半点不能舍得的地方
如有何人敢来破坏你的一草一木
那是如同拔揪我的头发
如果有人敢来破损你的水源
就像切断我的大动脉放了我的鲜血
如果有人破坏你的植被
就像活扒我的皮

我心爱的克什克腾呀
如果你山峰上的一块岩石掉落时
我会立马捡起来放在原位
你丘陵上的一把土被风吹散时
我会伤心流泪

我的故土克什克腾呀

我应如何表达我内心深处有些话语？
我昼夜奔波这一人间的目的何在？
意义何在？
在那南山脚下病倒的那头小牛可怜得很
我确有责任救它一命
我深知提早救治那位精神病患者
应尽早把他拉回我的队伍之中
在社会上，生活中早就有过嘱托
有些人家遇有极度困难
其中且有未来的花朵孩童
我不应只为他唉声叹气
而应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让他们重见灿烂的阳光
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这是人间真理指明的方向

我的美丽富饶的克什克腾呀
古今中外老幼皆知
为智商低下者
上智商课无用
给尚未开窍者
进行开窍教育
如同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也
方向一错一切错
办法不妥，徒劳无功

我甚爱的克什克腾啊
因为有必要说说嘛！
我说过悦耳动心的话语
比谁都多得很
而我所做的具体工作
比谁都少得可怜
达尔罕山阴坡
只长着一颗云杉
我真没当回事儿去浇一次水
有一只鸿雁因受伤
在这里湖东岸挣扎险情临头
此案的罪魁祸首不是他人而就是我本人
这个问题你看该怎么处置
只说千不该，万不该的谬误而万事大吉吗？

言和行的验证码
在于我克什克腾
行与否的标准
在于我克什克腾
行程远近的考量
在于我克什克腾
演说内涵的是非
在于我克什克腾
验你品质的战场
在于我克什克腾
衡量你分量的星点
在于我克什克腾



九九艳阳天的“九九”非指重阳节

“九九艳阳天”里的“九九”是春天里的“九九”，与重阳节毫不相干。我国有这样的民俗，从每年冬至起开始“数九”，即九天为一个“九”，共数九个“九”，第九个“九”称作“九九”。一般“三九、四九”时最冷，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段。但数到九九，已是次年早春，节令在惊蛰、春分间。此时寒尽春浓，阳光明媚，草木竞荣。蚕豆开花，麦苗青嫩，已是春光一片了。“九九”已是“艳阳天”了。

如唐代薛能《汉庙祈雨回阳春亭有怀》中有一句：“九九已从南至尽，芊芊初傍北篱新。”诗中的“九九”即第九个“九”，“南至”即冬至，“芊芊”指草木茂盛。诗人在说，九九数尽，大地已是一片新绿了。若将诗句与歌词“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虽文词有别，但意境一致。古今异曲，实乃同解。《九九艳阳天》里的“九九”该作何解释，不言自明。